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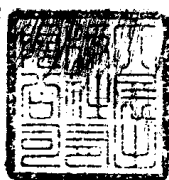


鬼怪故事

《神奇鬼狐傳真》周維潔編著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五月本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售價70元

(如有破損或缺頁請寄回調換)

鬼怪故事

編著者：周維潔

發行人：蔡森明

出版者：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北投區敦遠一路一段二二號二樓

電話：(〇二) 八三四六〇三一
八三四六〇三三

郵政劃撥：〇一六六九五五——一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二一七一號

承印者：太一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北路三段二二三巷十四號

電話：五九一一〇六九

法律顧問：劉鈞男律師

臺北市衡陽路六號七樓之五
電話：(〇二) 三六一九〇八〇

▲經銷處：全省各大書局

鬼怪故事



目錄

美人蛇	一
蛙妻	八
人面牛	一七
火鳥	二三
真假媳婦	二九
夜光鏡	三六
楊和尚捉妖	四五
無頭鬼	五五
鬼子	六一
獵人遇鬼	六七
飛頭逐盜	七一
鬼譚	七七
水鬼	八二



狐狸精	八七
小頭鬼	九三
繪鬼討床	九七
鬼求人	一〇一
狐狸生子	一〇五
鬼生子	一〇九
賣漿的老人	一一四
生死有命	一二七
媚鬼術	一二〇
煙鬼	一二三
靈魂出竅	一二七
治鬼妙方	一三一
陰陽戰	一三六
投胎豬腹	一四一
二日遇三難	一四五
死而復生	一五〇



陰陽界·····	一五七
蛇精·····	一六二
人鬼園·····	一六七
豬丐·····	一七一
賭博遇鬼·····	一七三
厲鬼索命·····	一七七
遊陰府·····	一八〇
鬼屋·····	一八六
鬼偷·····	一八九
討債鬼中計·····	一九二
妖狐化身·····	一九七

美人蛇

杭州是個繁華的地區，酒樓歌妓，名勝風光，美不勝收。

一位姓余名亭的書生，住在杭州，很喜歡上街飲酒作樂。

這天。

余亭買醉歸來，路上遇見一位少婦，哭哭啼啼的，好不可憐。

余亭上前問說：

「請問大嫂，爲何在此哭泣？」

少婦抬起頭，容貌之美，如同仙女下凡，一顆顆淚珠，晶瑩剔透，備增嬌弱可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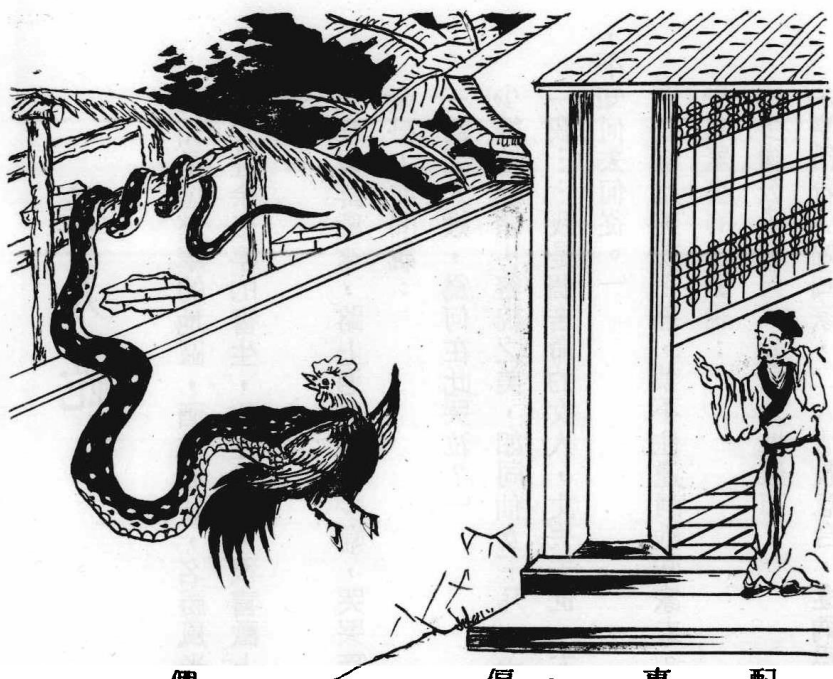
「我……我是個苦命的女人，丈夫去世，大婦不容，趕我出門，如今，我是個無家可歸的人，不知何去何從。」

余亭被她美貌迷惑，禁不住邀請她回家去。

少婦驚喜的拜謝說：

「多謝公子恩典，妾身永世難忘。」

余亭帶着少婦回家，二人情投意合，遂納爲小妾。



少婦小名珍姑，深通人情世故，對余亭的元配很尊敬，對余家上下很攏絡，所以甚得人緣。只是，自從她進門以後，余家便經常發生怪事。

首先，余家每日一定失竊一隻鷄鴨，如果說，它是老鼠和狗所爲，一定能找到鷄鴨的屍骨，偏偏只見一堆羽毛而已。

「會不會是狐狸所爲呢？」

「不，狐狸那會把鷄毛鴨毛剝得那麼乾淨。」

「那麼，會是蛇？」

「也不可能。」

的確，禽獸不可能偷襲鷄鴨的時候，會把牠們的毛剝成一堆放在院子裏。

大家對此事驚疑不置，遂派人在夜間看守。守夜的僕人，深更半夜時候，發現一條大蛇，自樑上爬入後院，伸首入鷄舍咬出一隻大肥鷄

張口一吹，鷄毛紛紛飛落，肥鷄遂被大蛇吞食。

第二天早上。

守夜的僕人將此事告訴余亭。

適時余亭的表弟曾容在旁，曾容力大無窮，自幼學得一身武藝，自告奮勇說：

「表哥，殺蛇的任務讓我來，我一定把牠除掉。」

「好。」余亭拍拍他的肩說：「表弟，我信任你。」

是夜，曾容仗劍立在後院守候。

結果，一連三夜，大蛇埋首不敢來。

曾容得意的說：

「哼！區區一條蛇，見我立在院中的神威，當然不敢出來送死。」

曾容以爲大蛇已經嚇走，不再守夜。

是夜，曾容回房睡覺。

半夜裏，一聲慘絕人寰的哀叫，響徹屋宇。

大家自睡夢中驚醒過來，一起奔向曾容的房間。

大家自窗口探頭一看，只見一隻人頭蛇身的妖怪，纏住曾容，曾容閉着眼睛，早已停止呼叫。大家破門而入，妖蛇消失了踪影，曾容氣絕而死，臉色蒼白，渾身沒有傷痕，只是胸口有兩

個針口大的洞，微現血水而已。

余家上下，對此事無不驚恐莫名，深知妖怪上門，不是輕易可以打發走的。

此後，余家每夜喪生一個人，死的情形，和會容完全一樣，捉不到凶魁，也見不到凶魁。幾個僕人不敢居留，相繼離去。

如今，余家只剩余亭夫婦小妾和子女數人。

人口越少，越顯得到處黑影幢幢，危機四伏。

余亭心情悵悶，非常難過。

白天無心工作，他便到酒樓買醉。

適巧旁座一位和尚，和尚望着他，目露笑意。

余亭覺得和尚的面貌，莊嚴如佛緣，遂朝他行禮問好。

和尚問說：

「施主，你爲何滿面憂色呢？」

「唉！家門不幸，出了妖怪。」

「你既然害怕妖怪，爲何不肯除妖？」

「除妖？」余亭說：「難道師父有方法除妖？」

「方法很簡單，只要把嬌妾趨走，就可除妖。」

余亭站了起來，不悅說：

「妖怪和珍姑有何關連？爲何要趕走珍姑。」

「哈哈……妖和妾，是一體的兩面，妖即是妾，妾即是妖。」

「我不相信。」余亭怒目相視。

和尚却委婉解釋：

「此妖是千年蛇精，曾被護法藏菩薩降伏，如今逃來杭州，爲非作歹，甚至化爲美少婦，勾引人魂，殺害全家生命，你有善根，才能避免殺害，可是，你能眼見家人一個個，喪生在妖蛇手下嗎？」

「我……我仍然不相信。」

「你若不信，我可以證明給你看。」

和尚自懷中取出一枝寸許的金錫杖，交給他說：

「你把這枝金錫杖帶回家去，供奉堂上，假若嬌妾忽然不見，就是妖。」

余亭果真的把金錫杖帶回家去，供奉在堂上。

說也奇怪，整整一天一夜，不見珍姑的人影。

是夜，余家度過一個難得的平安夜。

第二天早上。

余亭急急趕往酒樓，尋找和尚的踪跡。

和尚早在酒樓等候，見他來，微笑問：

「我的話，你相信了吧？」

「是的，是的。」余亭跪拜下去哀求：「請師父高抬貴手，救我全家脫難。」

「好，你儘管回去，待妖女回來，你假裝若無其事，在院中燃香三柱，誦觀世音菩薩的聖號十遍，就可除妖。」

和尚說完，伸手一招，手中立即收回昨天所給的金色小錫杖。

余亭回到家中，珍姑已經回來。

珍姑故作嬌態說：

「我昨天不知怎麼搞的，突覺頭昏腦脹，在外停留一夜，幸好今天已經好轉。」

「回來就好，妳不知道，昨天我有多心焦。」

余亭藉口謝佛保佑，特地在院中擺設香案，燃香三柱，默誦觀世音菩薩聖號十幾遍。

是夜，余亭照舊和珍姑同寢。

睡到三更半夜，突然光明萬丈，室如白晝。

珍姑自床上跳起來，一躍出窗。

余亭急忙起身，自窗口看見珍姑化爲一隻龐然巨蛇，老和尚持着金錫杖，隨後驅蛇。

巨蛇向西南方遁去，老和尚跟着在瞬息間，消失無踪。
此後，余家平安無事，再也不曾發生妖變。

蛙 妻

揚州是個歌舞笙樂，名人雅士聚集的地方。

揚州酒樓，名妓很多，個個貌美如仙，歌舞琴藝，樣樣精通。

其中，一位叫做惜惜的姑娘，貌美冠於羣妓，不僅歌舞琴藝好，甚至略懂詩詞，能與名人雅士填詞吟詩，而不顯得幼稚可笑，因此，她的名氣遠近皆知，人人尊稱她「才女惜惜」，而不說她是個名妓。

惜惜在風月場中，混了一段時間，名氣財富，全都有了，遂起了厭倦之心。

她想：

「我是一個孤單飄零的女人，青春有限，不能一輩子在風月場中站得住腳，我不如早退，重過清靜的日子。」

惜惜遷出酒樓，在郊外買了一幢大宅院，帶了幾個傭僕，搬過去居住。

大宅院四週沒有鄰居，背水面山，是一個環境清優的好地方。

惜惜雖然退隱了，但是她的舊雨太多，仍然不時前來找她聊天解悶。

對於這些舊識，惜惜挑選非常嚴格，凡是存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市儈，絕對不予理會；至於

揚州的名人雅士，依然是惜惜的座上客。

惜惜的日常生活，已經由繁華趨於平淡，她的打扮也非常素淨。

這天早上。

惜惜在鏡前梳粧，自窗口望出去，忽然看見屋後河面，駛來一隻小舟，舟上一個三、四十歲，書生打扮的人登陸上岸，小舟立刻回航。

河岸四週都是荊棘，雜草叢生，只有一條小徑，通往惜惜的後門。

惜惜果然見他循着小徑走上來。

不久，屋後傳來懇求與爭執的聲音。

陌生人欲借門過路，惜惜的婢女不肯開門讓他過去。

惜惜走出房間，來到後院，吩咐婢女說：

「小翠，我們理應給人方便，這裏除了我們家後門，無路可走，開門讓他進來吧。」

小翠打開後門，陌生人走進來，立即向惜惜道謝。

惜惜見他舉止溫文爾雅。知道不是常人，遂向他請教貴姓。

陌生人回答說：

「我是浙江解元虞次公，但不知姑娘芳名——」

「哦！原來是解元公，久仰大名，我乃是揚州惜惜。」

惜惜的芳名，遠近皆知，虞次公雙眼發亮，驚喜說：

「久慕芳名，今日一見，果然不負虛名，小姐真是國色天香，無與倫比呀！」

兩人惺惺相惜，惜惜遂吩咐傭僕擺設盛筵，款待虞次公。

虞次公談笑風生，議論縱橫，是個博學多聞的人。

惜惜過去在風月場中，見到的人雖多，却無人比得上虞次公。

婢女小翠突然進來打斷他們談話：

「小姐，鄭公子他們來訪。」

「快請他們進來。」

一行三、四人，都是揚州名士，也是惜惜的好友。

惜惜介紹他們與虞次公相見。

落座後，大家邊飲邊談，談得很愉快。

虞次公健談，勝過其他數人，大家對他心服口服，無不露出敬佩的神情。

惜惜早已芳心暗許，然而，初次見面，不好明說。

黃昏時候，大家相繼告辭離去。

虞次公最後辭行，惜惜依依不捨說：

「解元公，下次再來，好嗎？」

「好的，好的。」

數天後，虞次公又來了。

虞次公和惜惜，在一起談論詩詞、談論時事、談論歌舞笙樂，幾乎無所不談。

虞次公的見聞，在在可以爲惜惜的老師。

數個月後，二人情投意合，結爲夫妻。

有一天。

鄭公子偕同一位浙江名士李公子來訪。

鄭公子剛剛踏進宅院，見到惜惜，大笑說：

「惜惜，我給你帶來一位好朋友。」

惜惜雖然不認識李公子，却仍微笑相迎。

鄭公子又說：

「李兄是浙江名士，我告訴他虞次公在妳這兒，他不相信，和我打賭一桌酒菜，妳快把虞次公請出來，我們好好吃他一桌酒菜。」

「好。」惜惜微笑離去。

李公子一方面訝於惜惜美色，一方面搖頭說：

「我和次公是至親好友，次公已去湖南，住在洞庭湖附近，他絕不會到揚州來。」

頃刻，虞次公走進大廳，和李公子相見如故，握手言歡。

李公子非常驚訝，問說：

「你不是到湖南去了嗎？」

「不錯。」

「那，爲何又到此地來？」

「爲了惜惜呀。」

虞次公的回答，引起衆人嗤笑。

李公子並未因此釋懷。

離開惜惜的家，李公子告訴鄭公子說：

「我覺得很奇怪。」

「人都跟你見過了，還有什麼值得奇怪？」

「我記得從浙江到揚州來之前，尚接到次公一封信。信中言及洞庭湖的一切，並未提及到揚州去之事，而你不是說，次公已在揚州停留數月了嗎？」

「不錯。」

「這其中，必有原故。」

「什麼原故？」